

1999

独

白

卷一

萌萌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独

白

卷一

萌萌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西海
封面设计 张晶灵

1999 独白

(卷一)

萌萌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4 千字 401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554-5/G·604 定价:17.00 元

策 划

陈家琪 徐友渔

主 编

萌 萌

本卷编委

徐友渔 周国平 章国锋 许纪霖 文 能

尤西林 张志扬 陈家琪 张三夕 萌 萌

总 序

萌 萌

“1999 独白”，在这里是一个事实陈述，并不隐含任何价值先在性，意即并没有渲染某种观念的情绪倾向乃至情绪色彩。

就“时间”本身而言，我们并不相信也不期待“世纪末审判”。中国不比基督教世界，心头总潜伏着“末世论”的紧张。我们的精神是忧乐圆融，一个时段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时段的开始。但 20 世纪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它不仅是一个时段问题，它恰恰关系着我们这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形态的盛衰之变。相信“进化论”的人会说这是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相信“类型说”的人会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与嬗变。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纪的多变且剧，几为个人的经验所难以负重。于是在沉重的历史中，没有个人的经验我们一无所有，只有个人的经验我们同样一无所有，问题在于对历史的承担，

包括语言的承担。

要作解释的是“独白”两字。作为一个经验的事实，它就是它的字面意义：一个人自顾自地说。它旨在强调一种立足于言者自身的个性特征、语言方式和入思方式。也就是说，这里是“圆桌会议”，没有主宾席。但或许也不是“会议”，因为没有主题，似在“时代广场”中，谁都可以就时代即兴发言。但或许也不是“时代”，因为“我”说的可能全然是我个人当下的遭际，像一个游离者的沉思；只是，语言、声音，甚至纯粹形式感应，“我”的语言方式和入思方式在另一个旁观者眼里，有了某种意义。既然这种情况也在“独白”之列，标题的设防就几乎到了不设防的地步。

然而“设防”还是有的，我们毕竟生活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交接处。像冬去春来的四季代谢，在纯粹的时间之流上有生命的死亡、衰老与新生。而作为言者的“我”不是永生者，既不能抽身出来对身边流过的时间通览，也不能任意选择切入的角度遍测它的深浅。“我”说的是我能说的，他者的差异既是“我”的限度，亦是“我”的个人经验越界、转换的契机和可能。

或许还必须作一个区分：“独白”不是私人语言。在语言上，即使你能说，我也不能听；在意义上，既然你存心放弃你的隐私权，它也就不成其为“私人语言”了。但“独白”可以是个人语言，至少在这样两层意义上：一是你可以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二是你可以把独特的视域规定为独特的范畴、命题和表达式，给公共的话语存在提供新的地平线。这不是不可能的，宁可谓，它才是应予期待的。

归根结底，“独白”即是“众说”，只是在“各抒己见”的立场上，陈述 20 世纪存在中的 21 世纪的到时。

卷首语

陈家琪

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这本书将把我们每个人有关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经验记录下来。作为一种经验方式，它是纯个人的，所以才格外强调“独白”中的“独”字；但就经验的可分析性、可理解性而言，它又是历史的、社会的，至少是语言的。这里面交织着一种“不可能”（不可分析、不可理解）与“可能”（分析与理解的冒险性）的矛盾。而把这种矛盾通过自己的独特努力使其展示为学术思考的背景，则是“独白”中的这个“白”字的意蕴。

也许我们缺少的不是感受方式上的独特，而是找不到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具有普遍性的话语转换形式，因为只有不断构成着的形式才可能使我们的思想成果成为可在反思中无限追溯下去的知识体系。任何时代的人文科学话语都有它自成体系的一面，对此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信仰着的，

集中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所以我们才格外强调话语转换方式上的“可能”与“不可能”，而且认为只有在此背景下的学术思考，才真正触及到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它是重建，但又是在“不可能”这一背景下的“可能”，其至关重要的关节点在于个体的真实。这里的所说的真实，它本身并不是个业已解决或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因为所谓的个体真实，只是就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可能性条件而言的。在这一可能性条件尚未成为问题情况下的一切知识，无论其在外在形态上多么具有事实的真理性或道德的感召力，都应不断受到置疑，就如曾在笛卡尔、休谟、康德、胡塞尔那里所曾屡屡发生过的心灵震撼一样。西方哲学对于人类精神的最大启示，就在于这种不断通过使个体的真实成为问题而体现出的理性尊严与学术力度。

如果说本世纪的上半叶，个性解放的口号曾在反思中不断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处境和文明本质的话，当这个世纪行将过去的时候，这个口号的某种似乎具有自明性的前提就更应该受到质疑，如“个性”的真实性问题；于是反思的意义也就表现为对一本无意义亦即作为反思前的“思”的话语空间的恢复或敞开。

这其实也就是对经验的原初形态的追溯，之所以称之为“原初形态”，就在于它正处在“可能”与“不可能”的生成转换之中。

总之这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时段，其独特性既可能表现为断裂，也要能恰好使某种连续正在生成。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独白”的独特性都离不开“1999”这四个数字，而这四个数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也就体现在这本有关时间与空间、自

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记录之中。也许它很具体、很细致,甚至涉及到艺术、文学、经济、历史等等方面的不同话题,但作为哲学上的一种努力,自然包括着通过对“何以可能”的追问而使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一种背景(几乎不可能地)得以恢复或敞开。

“1999 独白”——“经验的原初形态”——“通过形式上的努力使其转化为思想成果”——“反思之所以可能的可能性条件以及个体的真实与现代性问题”,这就是我们设想并推出这套体现集体智慧的丛书的逻辑。

目 录

总序	萌 萌	1
卷首语	陈家琪	1
本世纪向终点走近	徐友渔	1
世纪末的思绪	梁治平	7
哲学与生命	邓晓芒	12
“元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		
——近年来我的一点思考	成先聪	20
语言的搏斗	南 帆	31
等候的心态与紧迫感	尤西林	36
文化人的生存命运		
——告别 20 世纪的问题备忘录之一	张三夕	42
我所拥有的意义世界	许纪霖	52
沉重的断想	王岳川	61
谁是我?	彭富春	71

青春的冲突	梁归智	79
不惑之年的断想	赵一凡	88
浮士德的隐喻	章国锋	96
叙述者的命运	耿占春	104
一种期盼: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	冯天瑜	113
冷而不战	孙 津	127
遥想“九九”	陈平原	137
黄昏的马尔库塞		
俄耳甫斯的歌与那喀索斯的影,水仙花.....	任洪渊	149
点与面	周国平	160
存在就是故事	赵汀阳	168
无奈的偏见	鲁枢元	176
学者生命的真谛	何清涟	189
私人大事排行榜	史铁生	199
我的自白:思想的探险.....	张志林	215
抽象人生		
——拟“四十自述”	陈少明	225
“私人生活”与“宏大叙事”	雷 颐	233
历史的空间	马 敏	238
胡思乱想	赵健雄	245
理想主义者成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可能	蔡 翔	254
何处坚守	艾 云	267
饥饿艺术家和卡夫卡的工作	王家新	275
新的生存智慧	何怀宏	294
角色的转换	周振鹤	300
五十述学	葛剑雄	312

两本书支撑我度过半个世纪	王铁仙	325
走向“批判理论”的十年	单世联	335
从边缘到边缘	吴重庆	347
三十年自述	孙周兴	356
我应该怎样想		
——一些原生态思想素材	彭燕郊	363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朱学勤	375
我往何处去		
——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		
文化认同	陈思和	390
从浪漫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我的思想历程	萧功秦	409
“复兴”的担忧	刘烨园	422
犹在镜中	戴锦华	428
于众声喧哗处	张汝伦	436
书读人生	万俊人	443
编后记		453

本世纪向终点走近

徐友渔

临到世纪之末,我突然发现自己心中充满不安和忧虑。

这种不安和忧虑难于言说,但直觉和理智都告诉我,它们虽然游离不定,却真实存在。它们像地平线上方的阴云,虽然遥远,看到的却不止我一个人。

让我尝试表述这种不确切和不明晰的担忧。

我的生命,大致从本世纪后半部分开始,在我之前,人类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从我开始懂得世事时,我亲眼目睹和进入了十亿中国人经历的、历时整整十年的大悲剧。在我的心目中,世间最可悲者,无过于谎言扼杀了真理;人间最可恶者,莫过于以奴役剥夺自由。人降生于世,常常不是沐浴着光明,而是被黑暗笼罩,这是人生的不幸。但是,因为毕竟有盗窃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使得生命既充满苦难,但同时也在悲中显现出美。

但我未料到人心是何等易变！最近，我不断听到有人说，真理不但不可昭示，亦不可追寻，因为它已随着语言意义的消解而不复存在，谁还要企图把握真理，他就是妄图重建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因为他会利用手中的真理去征讨和宰制别人。同时，正义与非正义，光明与黑暗的界限也不复存在。比如，当我谈论“文革”中的荒唐和恐怖以及文化的毁灭和精神摧残时，有人悠然抨击我思维方式的过时。他们说，“文革”十年不过是另一种话语系统，它和其他时代的话语系统在价值上无高下之分，任何话语系统都平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解读或解构的文本。当我谈到宗教裁判所、集中营和斗争“牛鬼蛇神”时，我语气中的谴责和愤怒招致了挖苦和嘲讽。据说，自由与奴役、进步与反动这类两极对立的词汇，已失去原有的意义。有人根据世界最新学术潮流宣称：“没有历史，只有现在对于过去的主观解释！”

令人惶然的是，那些否定意义的人往往给自己的主张赋予最强烈、最僵硬的意义，常常以什么“主义”、“思潮”相标榜，还要和当代西方最时髦的流派挂钩。如果不存在确定的标准，那么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派别都既是中心，又处于边缘，但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置于圆心和前卫地位。实际上，他们不是真正否定标准，而是“以我为标准”；他们不是真正认为意义已经破碎，而是标新立异地以“无意义”为最高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有些人一面攻击具有古典情怀的人怀抱着过时的社会功利观，可笑的使命感，一面把自己的园地经营得硕果累累。他们一面潇洒地赚名取利，一面搞党同伐异。

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困惑，它似乎每过三个星期就创造和

淘汰一批英雄,它似乎时时在宣告:没有永恒和长驻不变的东西,当下就是一切,世界没有本来面目,人们把它说成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我不禁要对即将离去的 20 世纪作一番打量。

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实际上是处于 20 世纪之外。20 世纪的信息,只是在经过筛选、扭曲之后,才断断续续地传达到我们这里。外部世界的形象,只是经过反复的折射和变形,才让我们瞥见到一点片断和碎影。对整整一代人而言,并没有真正经历 20 世纪。我们的思维和情感都与 20 世纪脱节,我们的心理不具备直面 20 世纪的承受力。

有人把当代的哲学主流、美学原则、伦理基础、创造秘诀都理解为抛弃规则,最彻底的抛弃是不要语言规则,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故意粗暴犯规,以此追求创新。

抛弃规则带给人一种虚幻的希望: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理论上的后进,是依据一定规则衡量出来的,一旦抛弃规则,我们可以在相对主义中获得满足,甚至自认为在潮流中领先。

我们是撞上了一步登天的好运,还是陷入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不幸之中?

我认为是后者。

当我们身陷囹圄时,我们自以为认识到了必然,从而是自由的。当我们需要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时,我们惟恐“复辟”,全然不顾语义上的矛盾:对从未有过的东西不能谈“卷土重来”。我们从未有过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却津津乐道于“上帝死了”的口号。我们从未接近过康德,却以超越理性自居。我们从未解悟语言、把握意义、确立价值,却要解构语言、消解

意义、粉碎价值。

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事迹,决不仅是一个古老、遥远的故事。

诚然,你可以像美国人那样进麦当劳,玩呼拉圈,但如果你要像别人那样弄“后现代”或“反现代”,你可得当心!你须问问自己,我们何时现代过?

只有确实崇高过的人才有资格言“畏惧崇高”,只有确实自由过的人才能谈“逃避自由”,就像只有吃过甜葡萄才可以嫌葡萄酸一样。

黑格尔说过,一个真理,可以由老年人说出来,也可以由年轻人说出来,但在两种情况下真理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可以说出貌似深刻,充满智慧的话,这种事并不罕见。它在形式上可能是完善的,但缺乏生活的睿智。

关键是过程。从中世纪到现代,我们跨跃得太快,实际上我们只是头脑伸到现代,双脚还未跨离“前现代”,而我们的语言已经是“后现代”的了。我们是贪嘴的孩子,吃进太多的食物,来不及消化,还想不停地吃,于是边吐边吃。我们吃了许多,身子却很羸弱。

在本世纪初,罗素出版了《逻辑与知识》,在 20 年代末,杜威发表了《确定性的寻求》。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理解大思想家说出的智慧,去体味他们摘取智慧之果的甘苦,却一下子乘直升机去占领反逻辑、反知识、反确定性的制高点,至于在文明的崎岖道路上有没有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倒不在意。

确实,可以说不确定性是 20 世纪的特征。人类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成几何级数地增长,但关于人类的精神,我们仍和以前一样茫然。人类现今已掌握了令人咋舌的支配自然的能

力,但对于民族、社会的冲突却束手无策。尤为严重的是,人们并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应该干什么。仔细想一想,我们确实没有多少绝对肯定、无可怀疑的东西。我们不能靠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经验证明,不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人,还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圣言,都不可靠,都可以怀疑。

选择的权力操在我们自己手里。

但有多少人担当得起这种自由、这份责任?

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因为没有人可以用铁的必然性来箝制我们。我们比上一代人不幸,因为我们连一些理所当然的、起码的道理都没有把握。

不要以为自由是一种恩赐,自由并不为声色犬马、随心所欲提供证明,自由将淘汰一大批不配享受它的人,就像气候和环境的变迁淘汰了若干生物品系一样。

不要以为解除了一切束缚的日子是最轻松最舒服的,试想一种没有任何负重,甚至没有摩擦力的状态,对于有灵魂的人,摆脱一切重力的轻是难于忍受的。

也许,我们自身的价值仅在于探索本身,而不在于以一种新的理想代替旧理想。如果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新东西,那么,最好的选择是坚持旧理想的基础,那世世代代绵延传承的、朴实的为人之道。

我不相信旧信念中没有任何合理内核,前不久,我曾为古典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感动,我听任自己受正义冲动的支配。我发现,不论是毫不起眼的市民,还是愤世嫉俗的青年,都服膺于某种旧式的神圣性。

我还特别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概是全新的。抛弃经典的是非观,抹煞正义和邪恶、勇敢和怯懦、